



/ 著 /

Chán

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明开夜合「全新修订」
纸书版独家番外四则



明开
夜合
一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蝉 / 明开夜合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685-1

I. ①蝉…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2761号

书 名 蝉

著 者 明开夜合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徐 璐

封面设计 杨 平

封面绘制 舞小仙

内文设计 罗晓芸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685-1

定 价 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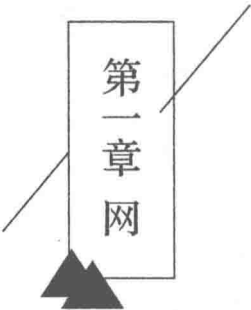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001	第一章 网
018	第二章 暗涌
035	第三章 槐荫路
045	第四章 追求
058	第五章 吻
076	第六章 爱情的声音
098	第七章 心怀鬼胎
120	第八章 猫
143	第九章 苦涩
162	第十章 困局
176	第十一章 执念

Contents

190	第十二章	听见
204	第十三章	坦诚
221	第十四章	反击
241	第十五章	抉择
262	第十六章	劫后余生
281	第十七章	槐与蝉声
294	番外一	· 槐花香
299	番外二	· 声音
305	番外三	· 故事最初的时候
308	番外四	· 尘网
327	后	记



第一章 网

崇城的隆冬，下午五点半开始天黑，入夜后温度极低，能将活人都冻成死狗。

夏蝉跌跌撞撞从酒店大门出来，走到门口花坛旁，忽然脚下一崴，跌了下去。

地上白色垃圾袋和纸屑被风卷起，从脚边呼啸而过。

夏蝉在地上坐了一会儿，胃里陡然一个翻腾，她立即翻了个身，趴在花坛里开始吐。先前席上喝的酒全都化作了冰，冻得五脏六腑都缩成一团，胃似要整个翻过来。

吐过，她往旁边挪了挪，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天黑透了，只有头顶一盏路灯。光也微弱，似是时刻要被浓浓的黑暗吞没。

不知过了多久，夏蝉发现对面栗子树的阴影底下站着一个人。

她朝着那人招了招手：“帮个忙，过来拉我一把！”

那人没动。

夏蝉抬高声音，又喊：“那边的！拉我一把！听到了吗？耳朵聋了？”

那人仍是没动。

夏蝉脑袋里有一锅粥在滚，想也没想，从地下摸起一块儿石子，砸到那人脚下。

“啪”的一声，那人这才动了，抬眼朝着这边看来。

夏蝉便又招了招手：“帮我个忙。”

那人有几分迟疑，抬脚朝夏蝉走来。

夏蝉朝他伸出手：“拉我一把。”

那人盯着她的手，过了半晌，伸手握住。他的手极冷，冻得夏蝉一个哆嗦。

夏蝉借力起身，勉强站定，挣开手说了声“谢谢”，便将身上薄款的羽绒服紧紧一裹，脚步虚浮地走了。

然而没走出几步，脚底又是一软，身子一歪，撞在了道旁一辆汽车的车尾上。

车被她这一下撞得警报作响，车灯乱闪。夏蝉吓了一跳，却见方才拉她的男人掏出钥匙来按了一下。

夏蝉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靠着的这车的牌子——雷克萨斯。

她朝那人挥手：“抱歉，不是故意的。”

吐过以后，胃里舒坦了些，脚却像是踩在棉花里，丝毫提不起劲。

夏蝉呼了口气，靠着车身，暂时站着没动。

往年崇城这时候已经下雪了，可今年只是冷，湿冷，北风刀子一样地割。

喝再多的酒，也暖不了人心。

过了一会儿，从大门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到了男人身旁。中年男人一眼就瞧见了歪靠在车尾的夏蝉，正要说话，男人伸手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

夏蝉瞧见了，笑了笑，将身上并不御寒的外套裹得更紧，站起身，冲男人说道：“谢了！你是个好人的！”她不待男人回应，转身踉踉跄跄地走了。

回到家里，周兰还在看电视，见门打开，立即从沙发上弹起来，张口问：“星洲走了？”

夏蝉合上门，没进屋，倚靠在门口的墙边，摸了摸口袋，掏出包爱喜，抽出一支点燃。

周兰不悦：“都说了戒烟，怎么又抽。”又问她，“星洲走了？”

“年后走。”

夏蝉含着烟，蹬了鞋朝浴室走去。她坐在马桶盖上，将烟抽完，冲进水里。取下莲蓬头放了一阵水，仍是冷的。她心里一阵烦躁，“哐”一下将莲蓬头往面盆里一扔，朝外吼道：“怎么还没喊人来修热水器？！”

外面只有电视的声音。

夏蝉满腹烦闷无处发泄，嘴里骂了一句，猛踢一脚，结果大脚趾撞上马桶，疼得她一个激灵。

她蹲下身，捏住脚尖，自觉矫情地落了两颗泪。

第二天还得上班，夏蝉颇费了些功夫，才将自己两个硕大的黑眼圈遮住。

晨会开始前，她先与夜班领班傅如玉交接昨晚状况。

“晚上十一点入住了一个VC贵宾，住在1208。客人情况有些特殊，”傅如玉点了点自己耳朵，似是颇为遗憾，“耳朵听不见。”

凯泽酒店的VIP客户分为VA、VB、VC和VD四等，其中VC是企业总裁或是公众人物。这一类人舍得花钱，若能趁机攀上，即便最后成不了少奶奶，捞一手房车钞票，也能少奋斗十年。

几个月前客房部有个刚来的员工，还没过实习期，搭上辰光科技的CEO，从底层服务员摇身一变，成了酒店的VIP，将之前对她要求严格的领班陈艾佳一痛羞辱。

陈艾佳气得半死，回头对夏蝉道：“尾巴上插根染色的鸡毛，就当自己是凤凰了。”

凯泽酒店是连锁酒店，连清洁工都要求精通外语。夏蝉当年进来，三轮面试也是刷了一层皮，摸爬滚打三年，才做上客房部领班。

不比那些成日做梦光鲜亮丽的楼层服务员，同为领班的夏蝉、傅如玉和陈艾佳，将凡事看得极为现实，明白自己的本分，从不心存妄想。

夏蝉比另外两人还要更现实些，自己两脚陷在泥里，即便插上一身的染色鸡毛，也是飞不起来的。

晨会上，客房部经理刘弘毅特意叮嘱要伺候好昨晚入住的贵宾，谁要是出了纰漏，直接上报处分。晨会结束，夏蝉收拾东西预备回去核对房态，分配任务，刘弘毅屈指在会议桌上轻轻一叩，道：“夏蝉，你留下来。”

夏蝉蹙了蹙眉，坐在位上没动。

刘弘毅看着最后一人出去，门合上，端起桌上的浓茶喝了一口，笑道：“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留你？”

夏蝉只得说：“经理放心，1208的贵宾我一定招待好。”

刘弘毅慢条斯理地喝着茶。他这人不爱好茶，专好苦茶，隔着老远，夏蝉都能闻见他杯中那股子清苦的味儿。刘弘毅曾说，吃点苦好，免得人一得意，就开始忘形。

夏蝉见他半晌不语，只得出声道：“刘经理，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工作了。”

刘弘毅这才抬头看她，似笑非笑：“你还是少点敏感度。”却也不肯将话说得更透，手一挥打发她走。

夏蝉自然知道刘弘毅不是无缘无故卖这一通玄虚，便多留了个心眼。她这几日为了解星洲的事，一直消沉懈怠，对酒店里的动态不免疏于关注。

跟白班服务员交代完任务，夏蝉正打算歇口气，却接到电话，说是1208的贵宾需要退烧药。酒店对VIP客户的需求做了分级，超出某一范围，需要客房部领班先与客户确认。

夏蝉不敢怠慢，摺下电话乘员工电梯赶去1208。

她敲了敲门，退后一步，抬高声音道：“贺先生，打扰您休息了，我是客房部领班夏蝉。”

等了等，没听见回答，夏蝉这才想起来，这人是个聋子。

夏蝉没辙了，立了片刻，打算先喊会手语的刘宝娜上来再做打算。

正要走，眼前门却突然打开了。

夏蝉未防，吓得呼吸一滞。

门口站了个男人，身形高瘦，身上穿了件白色衬衫。

夏蝉急忙掏出手机，将方才所说的话打出来，又问他需不需要帮忙找康体部的医生过来。打完字，将屏幕转向男人。

她朝着男人脸上瞟了一眼，忽觉这人十分面善，似是在哪儿见过。

男人静了片刻，从她手里接过手机，打了四字：不用，谢谢。

夏蝉拿回手机，接着问：您需要什么类型的药？

待男人给出了退烧药的名字，夏蝉请他稍等，收起手机。

男人点了点头，一手插进口袋，转身进去了。

门阖上的瞬间，夏蝉一拍脑门，陡然明白她为何会觉得眼熟——

眼前这贺槐生，就是昨天晚上被她一颗石子砸中，发酒疯骂了句“聋子”，又随手发了“好人卡”的男人。

可谁能想到，这人真是聋子？

夏蝉暗暗叫苦不迭，这下更是不敢怠慢，备好退烧药，又特意叫上刘宝娜。

夏蝉将药递给贺槐生，让他若有哪里不舒服，随时与前台联系。刘宝娜在旁手语做翻译。

贺槐生看刘宝娜比画完，点了点头。

两人微微鞠躬离开。

路上，刘宝娜不免感叹：“贺先生长得帅，家世也好，可惜是个聋子。”

酒店是服务性行业，一天接待上百号人，大家闲暇时常聊些内幕八卦解乏。若是平时，夏蝉必定也会稍稍应和两句，可有了昨晚那茬，她陡然觉得“聋子”二字有些刺耳。

除了贺槐生，上午再没别的大事。

中午休息，夏蝉趁着去洗手间时，偷闲抽了支烟。本已戒了十天，早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时间，昨晚抽了一支，前功尽弃。

她想，好歹这两个月让她再抽一会儿，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点儿慰藉。

抽完正打算出去，听见外面两道脚步声，夏蝉动作一停。

便听一人笑嘻嘻说道：“早上就看见你的耳钉了，谁送的？”

哗哗的水声中，另一道声音答：“自己攒钱买的。”夏蝉听出来，这两人是刘宝娜和另一个服务员池悦。

刘宝娜说：“池悦姐你可舍得。”

池悦似是不愿多谈，含混答道：“没有。”

静了一会儿，刘宝娜又开口：“咱们副经理要跳槽了，听说了吗？”

“听说了。”

“客房部主管一顶上去，位置就空出来了。领班再顶上去一人，就又要空出一个位置。”

池悦只“嗯”了一声。

刘宝娜笑说：“池悦姐，我觉得你挺有希望升领班的。”

池悦忙说：“大家都很优秀，一切要刘经理定夺。”

不一会儿，池悦和刘宝娜走了。

夏蝉从隔间出来，洗了个手，忍不住往镜中的自己瞧了一眼。

夏蝉自知皮囊不差，盖因遗传了周兰。一个女人，若是生得好看又家底殷实，必是一路顺风顺水；可要是生得风流婉转又穿得两袖清风，不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夏蝉不巧属于后者。

刘弘毅什么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撒了一张网，端看她往不往里钻。

吃过午饭，没清闲多久，刘宝娜慌慌张张闯进休息室来，说是1208的客人要投诉。夏蝉不敢怠慢，赶紧赶去十二楼。

1208房门虚掩，夏蝉照规矩敲了敲门，却听里面一道男声，浑厚低沉，中气十足：“进来。”

夏蝉心道：见鬼了，哑巴也能说话？

夏蝉挺直腰杆，推开门。

说话的自然不是贺槐生。客厅里立着一个中年男人，身上一套做工考究的西服，从头发到鞋尖都一丝不苟。

中年男人面有愠色，拿眼看着夏蝉：“请叫你们刘经理过来。”

夏蝉瞧了一眼，认出这人——昨晚站在贺槐生身边的人。

夏蝉从业三年，早不像初出茅庐的新人一样慌张，她顺了顺呼吸，毕恭毕敬道：“我们工作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您指正。”

“放任客人在客房里生病发烧也不管，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

夏蝉当即说道：“上午曾给贺先生送过退烧药，询问贺先生是否需要康体部的医生过来，贺先生表示拒绝。尊重客户意愿，维护客户隐私是我们的宗旨。但贺先生生病，确实是我工作上的疏忽，请您给我一个改进工作的机会。”

这话里挑不出一丝错，中年男人静立片刻，让夏蝉去叫医生。

夏蝉颌首退出房间，顿觉背后浮起一层冷汗。她赶紧给康体部打电话，等了五分钟，一个医生提着医药箱赶来。

夏蝉几步迎上去，打了声招呼：“唐医生。”

唐医生步履匆匆，跟她一道往里走。

“客人上午吃的什么退烧药？”

“扑热息痛。”

“发烧多久了？”

“不清楚。”

唐医生瞥她一眼。

夏蝉自知失职，一言不发。

唐医生替贺槐生做了一个简单检查，最后说道：“客人需要输液治疗。”

这事要同客房部副理报备，唐医生去康体部配药，夏蝉则出去跟副理打电话。

不一会儿，副理陈蓉和唐医生一齐到了。

等贺槐生挂上水，中年男人神情总算面色稍霁。陈蓉再一次道歉，承诺此后将密切关注贺槐生的状况。

三人走出房间，进了电梯。唐医生在八楼出去以后，陈蓉从电梯厢轿镜面的内壁看了夏蝉一眼，“你这几天工作状态不好。”

夏蝉并不辩解：“是。”

整个客房部，夏蝉真正瞧得起的，只有陈蓉一个。她今年三十，在副理的位置上

做了两年，平日正经干事的是她，功劳却大部分得算在刘弘毅头上。

夏蝉升领班，与陈蓉升副理是同一年。这两年她在陈蓉手下工作，做事风格深受其影响，受益匪浅。

到了地下二层，夏蝉跟在陈蓉身后走出电梯。

一阵风穿堂而过，陈蓉脚步一顿：“要变天了。”

夏蝉自然明白她一语双关：“怕是还有一阵。”

陈蓉回头看她，化着精致妆容的脸上难得流露出几分多余的情绪：“你有什么打算？”

夏蝉沉默。

还能有什么打算，放弃凯泽，要找到同样薪水的工作，谈何容易。

陈蓉说：“路障不好清除。”

夏蝉笑了笑：“总得试试。”

“都听见风声了？”

夏蝉点头。

“那今天这样的错误别犯了，难保不被人抓住把柄。”

“是。”

“既然我都要走了，给你个忠告。”

“蓉姐请讲。”

“人贵有自知之明，别奢望自己不该得的，会过得舒坦点。”

夏蝉点头：“我知道。”

她这么一个私底下一张口就得罪人的个性，却干了一份最不能得罪人的工作，自然时时如履薄冰。

夏蝉每过半小时就去1208查探一次。贺槐生输液过后，烧已经退了，正在休息。

下班前最后一次查房，她发现门是半开。

夏蝉往里看了一眼，中年男人已经走了，贺槐生正坐在客厅沙发上，茶几上摆着笔记本电脑。

夏蝉面对这种状况完全抓瞎，只得掏出对讲器通知刘宝娜上来。

她原本打算趁着贺槐生还没发现的时候先退出去，结果刚退一步，贺槐生突然抬

头，目光直直扫了过来。

夏蝉立即站定鞠躬，心里暗暗叫苦。这下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正尴尬无措，贺槐生招了招手。

夏蝉顿了顿，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贺槐生手指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敲下几行字，转过来给她看：餐厅几点开始供应晚餐？

夏蝉急忙掏出自己手机打了一行字，递给贺槐生：五点开始。贺先生是否需要客房部将餐饮送至客房？

贺槐生摇头，将电脑又转回去，接着打字。

夏蝉等了半晌，却没见贺槐生再将笔记本电脑转过来。

她意识到，贺槐生恐怕是晾着她忙自己的事了。

夏蝉颇觉尴尬，然而等了半晌，却没见贺槐生抬头。

不告而别十分失礼，且不符合酒店的规定。正在她进退维谷的时候，终于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

夏蝉舒了一口气，赶紧同刘宝娜招了招手。

贺槐生这才抬眼，看了看夏蝉。

夏蝉对刘宝娜说：“问他烧退了没有，需不需要让医生再做个检查。”

刘宝娜用手语翻译。

贺槐生摇头。

“问他还有没有别的需求。”

贺槐生又摇头。

“有什么需要，给前台打电话——哦不行，他不会说话——这句别比画！”

刘宝娜憋住笑，自顾自地打了一阵手语。

贺槐生顿了顿，也比了几个动作。

夏蝉发现，这人骨节分明，十指修长。

刘宝娜看向夏蝉：“夏蝉姐，贺先生问你要微信账号。”

夏蝉将信将疑：“微信也能用手语表示？”

然而，不容她怀疑，贺槐生已经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

夏蝉只得把自己微信的二维码调出来，递到贺槐生跟前。贺槐生用手机扫了一

下，发了条好友请求。夏蝉通过验证，贺槐生把手机又揣回口袋。

夏蝉对刘宝娜说：“跟他说，餐厅五点到九点半供应晚餐，有用餐需要可去餐厅就餐。如果是别的时间需要用餐，打电话联系前……哦，这句当我没说。”

贺槐生看完，神情平淡地点了点头。

两人从房里退出，一道往电梯走。

交流下来，费了老半天的劲，夏蝉颇觉心累。

刘宝娜却难抑兴奋：“贺先生病歪歪的样子，比上午看着更帅。”

“你不嫌他是个聋子么？”

“我没关系啊，我会手语。”

夏蝉笑了。

刘宝娜又说：“不过也就想想而已，像贺先生这样的男人，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回休息室待了片刻，便要到下班时间。酒店值班三班倒，夏蝉、陈艾佳和傅如玉各轮值八小时。下午三点，陈艾佳赶来换班，夏蝉特意交代了一下贺槐生的事：“他白天发过烧，晚上兴许会有反复，你多留意一点，最好带个会手语的同事。”

陈艾佳笑问：“据说这人长得很帅？”

“宽肩窄臀，十分养眼。而且，还有一个难得的优点。”

“什么优点？”

“很多男人金玉其外，一开口却倒尽胃口，贺槐生身上就没有这样的遗憾。”

陈艾佳笑说：“能入你眼的男人，那估计真有几分离色。”

夏蝉一笑，将身上酒店的制服脱下来：“赶紧去领教领教。”

回到家里，没有半个人影。

夏蝉到浴室一开水龙头，仍是没有热水，她去门外墙上找了张小广告，打电话喊人来修。

修完，烧水草草洗了个澡，夏蝉去卧室躺下休息。

躺了一会儿，她从柜子上摸过手机，调出通话记录，手指停在谢星洲的名字上。犹豫片刻，最后还是一咬牙锁屏，将手机往旁边一扔，翻了个身，蒙头睡觉。

不知睡了多久，外面叮铃咣当一阵响。夏蝉睡眠浅，一下就醒了，开灯起床，打开卧室门一看，大门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周兰正一趟一趟往里搬。

夏蝉当场冷了脸。

周兰不理她，将所有东西都搬进来，拿了块软布，端了个青花瓷的花瓶在手里，细细擦拭上面的灰尘。

“你瞧瞧这成色，一定是真的。”

夏蝉讽道：“三门口的批发市场也能买到真的。”

“你别不信，明儿我就去找人鉴定。”

夏蝉看了看堆在茶几旁的东西：“这回又花多少钱？”

周兰洋洋得意：“我今儿打麻将赢了。”

夏蝉气结：“你又去打牌？”

“怎么了？”

夏蝉冷冷讽道：“还当自己是锦衣玉食的二奶奶呢。”

周兰一提眉毛，鼻孔里哼出一声：“你有本事，你连自己男人都留不住！”

夏蝉霎时面色一沉，心里一股怒火横冲直撞，一瞥眼瞧见了茶几上的青花瓷花瓶，抬脚一踢——

声音清脆响亮，花瓶立时碎得稀烂。

周兰傻眼，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冲夏蝉怒吼：“你是不是有病！”

夏蝉心里畅快极了，也懒得再同周兰饶舌，踏着一地碎碴子扬长而去。

次日上班，寒风呼号。已到七点，天色仍是阴沉沉的。

值班室里，傅如玉一边脱下身上的制服一边同夏蝉交代昨晚情况：“没什么大事，就艾佳跟我说，昨天傍晚贺槐生去餐厅吃饭了。”

夏蝉瞥她，笑问：“吃饭有什么稀奇的？”

“吃饭当然不稀奇，可据说他一路过去，客房的、前厅的、礼宾的都倾巢而出，蠢蠢欲动……”

夏蝉“啧”一声：“酒店的风气就是被这些人搞坏的。”

傅如玉笑了，披上自己的羽绒服外套。

“领子没弄好。”夏蝉向前一步，替她把压在羽绒服里的衬衫衣领拉出来。一

瞥，却见她颈侧有一道暗红的斑痕。

夏蝉揶揄：“战况有点激烈啊。”

傅如玉茫然抬头：“什么？”

夏蝉没说话，点了点自己脖子。

傅如玉压下衣领一照，脸刷地红了：“唔……”

傅如玉有个正在读博的男朋友，两人在一起已有七年。之前傅如玉曾将男友带出来，与夏蝉和陈艾佳一道吃过饭。

夏蝉对傅如玉男友印象很深刻，因为聚餐时他几乎全程一言不发，分别时还与傅如玉吵了一架。他架着一副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看着十分斯文，发起火来却能生生把人训哭。

晨会上没看见刘弘毅的身影，主持会议的是副理陈蓉。晨会结束，夏蝉回去核对今日房态，正要分配任务，刘宝娜敲门进来：“夏蝉姐，大事不好了！”

夏蝉抬头：“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

刘宝娜上来将她手臂一拉：“先去1208吧，一边走一边跟你说！”

原来外面刚刚来了四辆豪车，来势汹汹，打头的还是劳斯莱斯幻影，上面坐着星晖集团的CEO贺启华。礼宾部都吓傻了，这么大的客户，要是漏了预约，没有做好迎宾工作，他们和前厅部都够喝一壶的。结果贺启华既不住店也不吃饭，下车之后，直奔十二楼。

夏蝉听刘宝娜说完，蹙起眉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脚步却加快了。

很快到达十二楼，抬眼一看，1208门口站了七八个人，打头一人面沉如铁。

池悦拦在门前，声音发颤：“贺先生，我不能替您开门……”

夏蝉几步走过去，正要开口，忽觉兜里手机一振。

掏出一看，是条微信：请帮我挡住外面的人。

贺槐生发来的。

夏蝉顿时头都大了，顺了顺呼吸，挺直后背走过去：“贺先生，我是客房部领班夏蝉，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

从贺启华身后闪出一人，约莫是贺启华的助理，斜眼看她：“你负责这个房间的客人？”

“每一位客人都由我们整个团队负责。”